

# 初探

陈墨评金庸系列 ②

# 金庸



海豚出版社

初探

陈墨评金庸系列 ②

金庸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探金庸 / 陈墨著. — 北京 : 海豚出版社, 2014. 12

(陈墨评金庸系列)

ISBN 978-7-5110-2420-6

I. ①初… II. ①陈… III. ①金庸—侠义小说—小说  
研究 IV. 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6975号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李忠孝 郝付云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王瑞松

出版: 海豚出版社

网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编: 100037

电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本: 32开 (889毫米×1194毫米)

印张: 11.25

字数: 280千

印数: 1-6000

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2420-6

定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卷一 绪论卷

雅俗篇	5
武侠篇	19
一、武功的艺术化	
二、武功的哲理化	
三、武功的性格化	
四、侠与非侠	
五、金、梁、古笔下的武、侠比较	
情孽篇	43
一、情海悲歌	
二、仇怨与爱	
三、所爱非人	
四、爱的迷惘	
五、爱的疑惑	
六、爱与迷狂	

七、爱与宿命

八、无爱无情

九、情是何物

史诗篇..... 68

一、总体设计：历史的传奇

二、书剑江山悲气沉

三、危邦乱世悼英魂

四、英雄无奈“窝里斗”

五、谁是真正大英雄？

六、笑傲江湖泪满襟

七、且看历史哈哈镜

寓言篇..... 102

一、奇而致真

二、字里行间

三、谜底深意

四、整体象征

五、破孽化痴

六、文化警示

七、寓言世界

## 卷二 人论卷

正邪篇..... 131

一、正中有邪，邪中有正

二、正邪之间，大有文章	
三、邪未必邪，正未必正	
四、正气渐消，邪气渐涨	
性情篇·····	147
一、类型化与个性化	
二、非理性层次与个性	
三、神魔一体与人性象征	
四、小结	
人生篇·····	171
一、成长，成才，成功	
二、儒之侠、道之侠、佛之侠	
三、孤独之侠，失恋之侣，茫然人生	
祸福篇·····	202
一、祸福无常，人生百态	
二、祸福相依，凶吉互藏	
三、祸福无门，唯人自招	
四、人生祸福，关乎世运	

## 卷三 文论卷

神思篇·····	225
一、虚实相生	
二、神思妙悟	
三、巧妙连环	

言语篇·····	259
一、古朴通俗	
二、准确传神	
三、生动优雅	
四、诙谐幽默	
境界篇·····	286
一、广大境界	
二、深邃悲沉	
三、美妙意蕴	
创新篇·····	323
一、男女主人公比较	
二、小说主题的变化	
三、叙事规范（模式）的革新	
后 记·····	351

# 卷一 绪论卷

也许用不着多少年，人们就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新发现一位像《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那样伟大的作家，发现一个像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伟大的巨著群。我说的是金庸及其武侠小说。

用不着多少年，人们就会在堂而皇之的一部《中国文学史》中，欣赏到这样的联语：

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

并且了解到，以上这两句联语中的 14 个字所代表的金庸的 14 部武侠小说，给中国文学史增添了何等灿烂的光辉。

这是一种奇迹：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无论是在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或是在东亚、西欧、南洋、北美——都有人知道金庸这个名字，都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作品在流传，都有无数的金庸迷。不仅仅是海外的读者，不仅仅是青少年，不仅仅是俗世中的男女，而且有中老年，有雅士，有高人，有教授，学者和政治家。金庸小说的印数与发行量之大，金



庸小说的读者人数之多及其层次构成之复杂，都无法统计，也许永远也无法统计。

为此，人们就不会对诸如“金庸爱好者协会”、“金庸学术研究协会”以及金学研究及金学研究的丛刊、丛书……感到惊讶与陌生了吧。在中国大陆之外，有14所大学都开设了“金学研究”这一学科。所谓“金学”，就是“金庸之学”，研究金庸及其武侠小说的学科学问。

这一切确实使人感到惊讶，使人感到费解。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简直像是一个谜——金庸之谜。

在如此之多的武侠小说作家作品中间——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港台地区就有数百位武侠小说作家，其作品更是多如牛毛——唯独金庸能卓尔不群。这是为什么？

金庸，一位武侠小说作家，他的作品，不仅读者极众，且读者的层次也极多；他的作品的流行不仅引起热潮，而且能经久不衰；他的作品不仅极好看，而且还非常之耐看，这是为什么？

读金庸的小说，大可以“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但门道之中，却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又是为什么？

如此等等。所有的这一切，构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文学现象，或者扩而大之地说是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文学与文化现象不仅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象，而且是“泛中国”文学与文化现象。这一特殊的现象，就是我们所谓的“金庸之谜”。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这些便都是我们眼下所要做的。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做出回答。当然，首先必须是深入细致的研究。

根据研究与表述的需要，我将本书分为三卷：绪论卷，人论卷，文论卷。

绪论卷为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它所要回答的是有关金庸之谜的最一般的与最本质的问题。

绪论卷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雅俗篇；二，武侠篇；三，情孽篇；四，史诗篇；五，寓言篇。



## 雅俗篇

如前所述，金庸的作品在中国大陆也同样风靡一时，而又经久不衰。只是，与之密切相关的“金学”在大陆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大陆的文学评论界与学术界对近十年来兴起的“金庸热”似乎兴趣不大。没有多少人对数以亿册计的金庸作品的流行及“金迷”们说些什么。金庸迷们所面对的是学术界与评论界的冷漠不屑，或谨慎或暧昧的沉默。<sup>①</sup>

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金庸是一位武侠小说作家，他的作品乃是通俗文学。在许多人看来，是不能登大雅之堂。似金庸小说这等有关江湖绿林间的打打斗斗，恩恩怨怨，情爱仇杀的娱乐性的故事，这些旨在吸引读者的顽童心理乃至“低级趣味”的通俗小说，如何能登大雅之堂？仿佛金庸的小说，既入了通俗之流，其不严肃或不艺术或也就不言自明。

在我看来，这一切实在是出于一种傲慢与偏见。正因为偏见而又加上傲慢，就格外地谨慎而又冷漠。说穿了，之所以会如此，乃

---

① 这一段话写于1990年，当时的情形确实如此。文学界和学术界没有多少人公开发表自己对金庸小说及其相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1994年以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我怕现在的读者不明白究竟，所以要加上这一段注释。我希望读者了解和理解本书写作时的情况，所以保持了当时的说法。

是因为有一种观念及心理上的障碍。这就是雅俗之分。君子雅而不俗，那么俗人与俗文也就休想踏入大雅之堂。如此，金庸及其小说在庙堂前的遭遇便不难理解。

其实，似金庸这样的遭遇，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实在是古已有之的。

想当年，曹雪芹困顿西山，苦著《红楼梦》，其“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除二三知己及少数性情中人，又有谁会将这部“大旨谈情”的闲书当成正儿八经的一回事儿？当时的官家史册中，当时的文坛与学海上何曾有他的一席之地？

当年不治“经学”而转治“红学”的有识之士，只不过是雅人君子笑谈对象而已。谁会想到，《红楼梦》竟能超越时代局限，一变而成为堂而皇之的古典文学经典名著，会变成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座伟大的丰碑？

也许，与金庸更相似的故事是宋代大词人柳永的故事。这位名噪一时的北宋词坛祭酒，当年盛名遍及天下，以至于“凡有水井处即有人歌柳永词”，这本是一种极为光彩的事。只因官家老儿说了一句“且去填词”，便使多少雅人高士白眼相向，冷漠相对。然而谁又会想到，柳永在勾栏瓦舍间的低吟浅唱，竟会穿越历史时空，成为中国文学的瑰宝。而今的学士文人要想拜读柳永的词章，当然可以而且也只能在艺术殿堂或经典名著的丛林中寻找。

金庸的遭遇，还能使我们想到关汉卿，想到王实甫、白朴、马致远……想到一大批不趋时尚而开拓新潮、不恭大雅而流连俗世的元曲大师们——当年的“下流艺人”，日后的艺术大师。

一

老子有言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何等智慧，何等深刻。

既然“名可名，非常名”，那么，俗也可以变成雅，雅也可以变成俗。既然“道可道，非常道”，那么俗中可以有雅，雅中也可以有俗……大雅君子怎么就那样的墨守成规，死板教条，如此傲慢而不改偏见呢？

其实，一部中国文学史，雅俗共存，俗雅交织，又有谁能说得清、论得明所谓“雅俗分流”究竟“分”在了何处、而又如何“流”到了一起？

认真算起来，从《诗经》开始，就已经有了雅俗并存、雅俗共赏。孔子编订的《诗经》中，固然包含了那些“大雅”与“小雅”，包含了那王家之“颂”，同时不也包含了十五国之“风”吗？“风”也者，“俗”之异名也。谁也不应该忽视，《诗经》的开篇便是一曲通俗的民间情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熟悉中国文学史的人们，都会知道这样一种现象，即如今我们相提并论的文学形式，诸如诗、词、曲、小说，其发展的源头，几乎尽在民间，其本来的面目与性质，都曾是“通俗”的歌唱和言说。只不过是逐渐流播，影响渐广，被文人雅士采纳，而后请上大雅之堂。

即以小说而言，这东西原本就是“君子不为”的，无非是一些“街谈巷语”，是一些“引车卖浆者之流”的俗谈。所以只能是“小说”，没有人想到它们能与那些仕途经济的“大说”相提并论。

有趣的是，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虽是如今众所周知的经典杰作，说到底它们原是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的几种模式或类型的代表作。即《红楼梦》是言情小说的代表作；《三国演义》是演史小说的代表作；《水浒传》是侠义小说的代表作；《西游记》是神怪小说的代表作。我们难道会因为它们是言情小说、演史小说、侠义小说、神怪小说，就对之不屑一顾么？难道会因为它们的出身通俗，而对之有丝毫的不敬么？

最奇怪的是，我们能够对古典武侠小说如《水浒传》恭而敬之，

甚至顶礼膜拜，但对当代新派武侠小说却冷若冰霜，甚至将它拒之于艺术殿堂之门外。

武侠小说在中国源远流长，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专门的文学类型与样式。为什么我们对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艺术品类或文学样式如此不公呢？武侠小说固然有大量的不值一谈的庸俗与低劣的作家作品，但也有像金庸这样的大家与巨著。我们可以承认《水浒传》，也可以承认西班牙人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就没有理由不承认金庸。当然，首先是要正视它、重视它，而不是轻视与斜视。

写到这里，我要说我发现了一种极为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当代大陆文坛对于“文艺为人民服务”以及“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等口号，一向喊得震天价响，路人皆闻。但一到实践中，那种雅俗之念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心理隔阂却如此固执和障碍。实际情形是，越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就越会受到冷落。如此理论与实际的不统一，观念与心理的不统一，让人瞠目结舌。

由此可见，雅俗之分以及官民之分在当代的中国恐怕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大地减低了，消失了，而是大大地被加强了，变得更加固执，更加偏见，且更加傲慢了。当然，也更加愚蠢。

不错，金庸的武侠小说正是一些通俗的传奇作品。凡是一般的武侠小说及通俗文学作品所具备的特征，金庸的小说中也样样具备。

也许，正因为武侠小说的一些基本特征，使得我们的文学评论界与学术界“不敢恭维”。这些特征是：它们的民族性、群众性、娱乐性、传奇性、类型性。

表面看来，对于武侠小说的民族性的特征及其群众性（大众化）的特征，不会有人说什么，但在内心深处，恐怕还有许多人会感到隐隐约约的不安，甚至是堂而皇之的羞耻。只有中国人才爱看武侠小说。只有中国才有武侠小说的文学类型及其悠久的传统。武侠小

说不能翻译，而且即便是翻译了也不会得到洋人的欣赏，进而即使有少数洋人看看它们也决不可能将它们推荐给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于是，这种东西便有些羞于见人。当然，是羞于见洋人。这对于自鸦片战争之后普遍具有自卑情绪的中国人来说，未免是一件难过的心事。

其次，对于武侠小说的大众化，对于凡是中国人多少都有些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是好的武侠小说这件事，不少君子虽表面上不好说什么，但心里也是不舒服的。于是便另辟蹊径，说它是宣扬暴力，并将此当做了“民族文化素质低”的一种说辞的证明。这正是对洋人世界的自卑，转而对芸芸众生的自傲。

武侠小说的娱乐性或消遣性本质，是使它遭到非议与蔑视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对当代中国大陆人尤其如此。中国人是勤劳的，这本是一种极其优秀的品质，但勤劳而排斥了娱乐与消遣，这又是中国当代文化史的一种奇观，不如说是当代文化心理的一种严重痼疾。进而，中国人是严肃的，按说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居然严肃到了一种将任何的文艺都当成宣传说教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以至于视消遣与娱乐，尤其是精神方面的消遣与娱乐为大逆不道。这恐怕又是一种当代痼疾与奇观了。对勤劳而又严肃的中国人而言，连体育运动都不是一种简单的游戏，而是“振兴中华，扬我国威”的一种民族与政治的表现形式。区区武侠小说及诸如此类的娱乐消遣性的读物，自然是多不如少，有不如无。

传奇性，这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虽非大逆不道，至少也是离经背道的。有识之士，将武侠小说视为“成人的童话”，将它的浪漫的传奇色彩视为一种有益的精神娱乐。然而对许多业已丧失了童心和想象力的中国人，对那些务实而又严肃的中国人，对那些除了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不知道其他的文艺理论家们而言，这些成人的童话无异于荒诞不经，胡说八道。



与民族性、群众性、娱乐性、传奇性相比，武侠小说的类型性（类型化或模式化）大约是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与学者们轻视它乃至排斥它的最有力的根据与证明。因为众所周知，创造性乃是艺术追求的最高理想，同时也是区分艺术与非艺术，或者高级艺术与低劣艺术的最好的价值标尺。偏偏武侠小说是一些类型化与模式化的玩意儿，难怪大方之家要看它不起。就总体而言，武侠小说无非是“有武又有侠”而已，是一种关于“武”与“侠”的固定的故事类型与模式。具体而言，武侠小说中又形成了无非报仇、学艺、抢宝、行侠、卫国等几种有限的故事情节模式。看来看去，就只有那么回事儿。然而，殊不知许多民族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正是一些模式与类型的创造与演变。如今日渐衰微而需要一些有识之士大呼保护的诸如京剧之类的国粹，其表演的程式化及其剧目的类型化也正是它的特色之所在焉。人类文化的创造，永远都是一种范式及其演变的活动过程，又何独以武侠小说这种类型模式为不然？

说来说去，武侠小说的上述基本特征，并不应该成为我们轻蔑它的理由与依据。我们所要做的恰恰应该是重视与研究。

## 二

武侠小说浩如烟海，人们何以对金庸情有独钟？这也许才是我们所应该研究的正题。

依我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的非同一般之妙处，就在于它“俗极而雅，奇而致真”。

金庸小说的妙处不在于它具备一般的武侠小说的一些基本特征，不在于它与其他的武侠小说完全不一样，而在于它在具备一般的武侠小说的基本特征的同时，还具有另外一些东西。在于它与其他作家的作品同中有异、出类拔萃、卓尔不群。具体如以下几个方面。